

花

青桐说过：“当你用心去听，你就会知道花开的声音最美……”



开

的

声 音

毛贤超 著
王杰锋

时代作家文库
金风细细，
朵朵花儿坠。
风轻雨细，
尽展花娇姿。
红杏枝头春得意，
云上轻雷池上雨。
百草千花桥欲滴，
落花愿得魂消去。

毛贤超 男，
1982年1月24日出生于湖北省恩施州的一个干部家庭，1999年高中毕业后即入伍参军，中学时代开始文学创作，偏爱于古典诗词及小说文体。期间，作者创作了大量反映部队生活的文学作品。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时代作家文库

花开的声音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花开的声音/毛贤超 王杰锋 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0.5
ISBN7-5059-3251-9

(时代作家文库)

I. 花… II. 毛… III. 中、长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39768 号

书 名	花开的声音
作 者	毛贤超 王杰锋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尹龙元
封面设计	刘显中
印 刷	北京图文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220 千字
印 张	10
版 次	2000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0001—11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3251-9/1·2461
全套定价	118.00 元
本册定价	18.00 元

目录

● 花，只开一季

● 花开的声音

● 花开花落

● 戏

● 杨紫

花，只开一季

——“我们班主任张老师曾经给我说了一句话，这句话改变了我的一生。他说：花，是只开一季的。”

自春来，惨绿愁红，芳心是事可可。日上花梢，莺穿柳带，犹压香衾卧。暖酥消，腻云轻。终日厌厌倦疏裹。无那。恨薄情一去，音书无个。

早知恁般么。悔当初，不把雕鞍锁。向鸡窗，只与蛮笺象管，拘束教吟课。镇相随，莫抛躲。针线闲拈伴伊坐。和我。免使年少，光阴虚过。

林文在一张白纸上极工整地写出了柳永这首《定风波慢》，默默读了一遍，只觉其中意味无穷。尤其是“免使年少，光阴虚过”这一句，读来更使人不由得心潮澎湃。林文常说古往今来，唯独敬服柳永一人。抬腕看看表，八点过三分了。

妈妈推开卧室门进来，说道：“文文，今天报名，还不赶快去？”林文嘟道：“知道了。”说罢站起身来，每当林文沉醉于诗词的美妙意境之时，总是给妈妈一句话便拉回了现

实。“到了新学校，可得努力啊！”“那是重点中学，现在高二了，只有一年要高考了。”“你一个女孩子，可得把握好自己啊！……”妈妈一叠声地冲正在喝牛奶的林文说道。林文一边喝牛奶，一边拼命地点头。

林文今年刚满16岁，从前是在县城一所中学读高一，后来爸爸、妈妈工作相继调到了市里，于是，便转学到市一中。这是一所重点中学，高考的命中率很高。父母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在一中给她找了个一席之地。林文可以说是品学兼优，父亲是大学哲学系教授，多多少少有些遗传；从小看过一些这样或那样的书，文学功底亦自不弱。

学校里人来人往的，到处都是学生。有的三三两两聚在一起，说说笑笑；有的在花坛间、草地里低声细语；有的穿梭在操场上。林文找到教务处，推门进去，里面的人不是很多。很宽的一张办公桌后坐着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人，戴着一副宽边的眼镜，瞧来度数不低。那中年人见林文进来，抬起头，用手扶眼镜，问道：“你，报名的吧？”林文点了点头。那中年人“哦”了一声，又问道：“学号是多少？”林文低声道：“我是转学来的，刚来报到。”中年人点点头，又问：“原来是转学生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林文。”中年人喃喃道：“林文，我查查……哦，在这儿了，你是县里转来的吧？好啊，欢迎你到一中来学习。你的转学鉴定蛮不错的，好好学啊！对了，学费交了吗？”林文答道：“交了。”说着递上财务室的收据。中年人看了一眼，扭头对另一张桌的一青年道：“小张，给这位同学编个学号。插到向老师班上吧！文科的。”那青年桌前围着三四人，林文瞧不清那“小张”到底是什么模样。只听小张的声音答道：“好的。”

“陈主任！”门口有人叫了声。跟着走进一人。那人四十

来岁，极是高大，慈眉善目的。他望了林文一眼，笑了一笑，林文也冲他一笑。那陈主任笑道：“哈，正说你呢，向老师，恭喜啊。这位林文同学从今天开始，就进你班学习啦！她可是个好学生啊！”向老师又看了林文一眼，点点头，不过看这一眼可没再笑，大概是知道了她是自己的学生之后，便不能显得过于和蔼了，否则，威信何在？

陈主任问向老师：“怎么，有什么事吗？”向老师道：“向南飞这孩子假期作业一门也没做。到底能不能让他报名？”陈主任笑道：“嘿，这小子，伤脑筋啊！向老师啊，由他去吧！”向老师也叹口气道：“摊上这活宝，唉，真是……”说完苦笑了一下。陈主任指着林文道：“向老师，你把她带到班上去吧！她的学号，回头来拿。书本到图书馆去领。”向老师应了一声，对林文道：“走吧！”林文冲陈主任一躬身。陈主任笑了笑。

领书的路，向老师一句话也没说，双手背负着，在前面带路。林文望着他高大的背影，心中直打鼓：“这老师酷成这样，这下可完蛋了。”

领了书，向老师便带着她往教室走去，走到四班门口，向老师开口了：“这就是我们班。我看过你的档案，知道你学习成绩一直很好，还是干部。希望你能替我分分忧。”林文狠狠地点点头。向老师也就不再说话了。此时，教室里的喧哗声便传进耳来。只听一个男生的声音道：“世界杯咋就让法国得了冠军呢？真是气死我也。”又一男生立即高声道：“去你的，法国队可谓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，夺冠那自是意料之中。”又听有人道：“一会儿选班长，咱们选谁啊？”有个男生道：“选向南飞吧！”马上有人大骂：“操你伊呀个娘的，老子可不干！”听这语气，多半是让向老师头疼的那个

向南飞了。林文心里想道。

向老师推门而入，沸腾的教室立即静了下来。乍一看，每位同学都在认真看书，实在很难让人把教室外听到的与教室内所看到的相联在一起。向老师环视教室一周，走上讲台，沉声道：“现在高二了，怎么都像一些小學生？老师离不得半会儿。还有一年就高考，你们啦，这一代就是没有危机感！”顿了一顿，续道：“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，林文同学。”说着手往林文一指道：“大家欢迎。”台下便响起一片稀稀拉拉的掌声。有人嘀咕道：“这小丫头是什么路数？”又有一人低声道：“没底，说不定是个高手。”

向老师指了指靠窗的一个桌子，对林文道：“林文，你坐那儿。”林文点头走过去坐下。身旁坐的也是一位女生。那女生冲她甜甜一笑：“你好，我叫代晶。”林文道：“认识你很高兴。”二女相视一笑。

只听向老师的声音继续响道：“常言道‘蛇无头不行’，一个团体必定要有一套领导班子，咱咱班的班委，还是由同学们选举，实行民主。好了，废话少说，每人拿张纸出来，选班长。林文，你刚来，你可以不写。”林文“哦”了一声。一时间，教室里又“嗡”起来。同学们交头接耳，开始讨论了。向老师在上面大喊：“吵什么吵？”可“嗡”声仍然不绝。

好一会儿，向老师叫道：“从后排传上来。”又是一阵骚乱。向老师走下讲台，在每组第一位的桌面上收选票。然后步上了讲台，数了一阵子，道：“全班共73人，除林文外，共收72张选票。好了，朱明、李军你们二入上台来，朱明唱票，李军在黑板上记票，我在一旁监票。”前排的两名同学应声而出。林文心里暗道：重点中学就是不同，连选班干

部都郑重其事的。

一会儿，黑板上便出现了几个姓名：陈清扬、田野、夏雨、欧阳雪，每个名字的下面都有多少不等的“正”字。那不知是叫李军还是叫朱明的，还在上面不停地划着。向老师在一旁看着唱票那男生手中的单子。全班的同学便又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上了。

林文的同桌代晶眨着眼睛，一手支下巴，望着黑板，口中自言自语道：“就凭田野那德行也能当班长？”林文偷眼望去，只见代晶一脸的不屑。一看之下，觉得眼前这少女，满脸的秀气，这副微嗔的神情，更使秀气加上一层美丽，林文不由得感到自己实是比不上人家，慢慢低下了头。

“好，大家静一静。”向老师一边用黑板擦敲着课桌，一边叫着。同学们渐渐静下声来。向老师要朱明、李军回到座位，尔后，又用那威严的目光扫了教室一圈儿，俄顷，朗声道：“获得提名的有陈清扬、田野、夏雨、欧阳雪这四人，各自的票数都在黑板上。”林文抬眼望去，陈清扬的名字下面一长溜儿“正”字，田野名下有两个加四笔，欧阳雪连一个都不到，夏雨是一个加三笔。只听向老师接着说道：“陈清扬一共是48票，田野14票，欧阳雪2票，夏雨8票。按票数多少，本来是陈清扬任班长，可我还得跟其他科任老师协商一下，下午班会再公布结果吧！”代晶低声道：“哼！资本主义的假民主！那几个老东西会让清扬当班长，那可真是奇怪之极了！”

“好了，现在大家自习新课本上的内容。”向老师说完转身出了教室。过了些许时间，大家估计着他走远了，便各自各地闲聊起来。有人大叫：“如果真让清扬当班长，那咱们可真是飞黄腾达了。”“清扬，恭喜啊！”“对，该请客。”后

排传来一阵浑厚的声音道：“别逗了，他能让我干班长？”立即有个男生道：“哎呀，你别谦虚了，这叫众望所归嘛！”先前那浑厚的声音又响起：“向南飞你这浑小子，成语倒用得不错，那可真是佩服啊！”又一男生附和道：“你们不知道啊，向南飞是‘才高七斗、学富四车’，只比曹子健少一斗、一车，那可真是了不起啊！”此言一出，满堂大笑。林文本在看书，这几句话入耳，也不由得笑出声来。代晶对林文道：“这些男生，没一个正经。”林文点头道：“那陈清扬一定学习挺棒的吧！”代晶笑道：“恰恰相反，他的成绩是一塌糊涂。”林文浑然不解道：“那他一定很遵守纪律吧？”代晶摇头笑道：“他呀，最爱和老师捣蛋，可是每次老师都拿他没办法。他惹的事，老师一查起来，总有人愿为他背黑锅。上次，大象……”林文打断道：“大象？大象是谁啊？”代晶道：“大象就是咱班伟大英明外加风流俊俏的班主任。”林文笑道：“他瞧来是有点像的。”代晶抚掌大笑：“好，英雄所见略同，瞧不出，你倒和咱们是同一战线的同志啊！”二女相视大笑起来。代晶笑毕道：“大象上次监考我们政治，清扬一不小心，在灌墨水的时候，溅了几滴墨水，刚好溅到大象后背上，那天他穿的是一件白衬衣……我们偷偷地笑个不停，大象后来发现了，气得暴跳如雷，又是摔桌子、又是拍桌子，问是谁干的。清扬正准备站起来，旁边站起一人来，便是那向南飞。这两人一起都站了起来，争着说是自己干的，差点没把大象气死，后来说了一句：‘我不管是谁，以后别这么不小心了！’这事就这么结了。”林文甚觉有趣，突然问道：“真是‘一个不小心’吗？”代晶笑道：“天知道啊！”

下课了，同学们各自聚在一起，或谈天，或说地，胡侃

乱调之声不绝于耳。教室后排一大群男生聚在一起，叽叽咕咕地不知在说啥。有几个女生围到代晶这儿来。代晶拉着林文冲大伙道：“林文人真好！大家以后就是好朋友啦！”说着拍拍林文的肩，指着左首一个略胖的女生对林文道：“这是陈云。”陈云柔声道：“你好，我学习挺差，以后你可得帮我。”林文笑道：“咱们互相吧！”代晶指着陈云旁边的一个女生道：“这是程丹。”又指程丹旁边一女生道：“她叫刘芳……”依次介绍完了，突然问道：“程丹，雨儿呢？”程丹道：“刚才出去了。”便在此时，只听一个轻柔的声音响起：“说我什么呢？”一个少女翩然而至。代晶一把拉过她，嗔道：“死雨儿，成天就乱跑。”那个叫做“雨儿”的女孩甜甜地一笑道：“你口气怎么越来越像我妈？”代晶叫道：“真乖的女儿！”众女孩一齐大笑。代晶对林文道：“她叫夏雨，夏天的夏，雨点的雨，大家都叫她雨儿。你俩多亲近亲近。”夏雨对林文一笑，道：“以后我们就是好姐妹了！”林文只觉眼前这夏雨实是美到了极处，不由得自惭形秽。一双眼只是瞧着她淡淡的眉毛这么一轩、红红的嘴唇这么一撅，她说什么，全然的不在意下。只是点了点头。

上课铃响起，一个体态略胖年逾半百的老头进门来，把左手的茶杯搁在桌角上，从胳膊窝里取下书本，嘶哑着声音道：“把政治课本打开。”下面一片稀啦啦地翻书声，夹着几句低低的议论：“开学第一天就上课，你也不来点开场白。”“真是，瞧你那样，像我欠了你千八百的。”……老师端起茶杯，呷了一口茶，便大谈起“一切从实际出发”来。时而夹杂几句“我们文化大革命时啊，就是没有从实际出发”。一会儿又是“你们这一代啊”“我们是不行了，中国的将来要看你们了”。讲到一半，便听有人打哈欠，代晶嘀咕道：“老

头烦不烦哪，弄得我浑身都充满了责任感，真是倚老卖老！”一会儿向南飞的声音响起：“许老师啊！”台上的许老师一愣，问道：“你有什么事吗？”

向南飞站起身来，一脸的不解问道：“上学期的政治课本不是这样子啊，怎么这个学期的课本比上学期的大这么多？”说着用两只手指比了一个约莫10公分长的距离来。众人一听乐了。都知道向南飞这活宝准是没事找事干。果然许老师满脸愠色道：“你不要问与本课无关的知识，扰乱教学秩序，成什么样子！”向南飞委屈道：“我这是在问政治课本上的问题啊！这是实际，明摆着的嘛！咱们不是要从实际出发吗？”许老师冷笑道：“哼！你也知道从实际出发？我问你，什么叫哲学？”向南飞摸了摸脑袋，委屈之色立即换成了尴尬，许老师不耐烦道：“坐下吧！少强词夺理，来拿老师寻开心！”又继续“从实际出发”地大谈哲学。

向南飞坐下后，周围一片窃笑之声。他自己也笑以解嘲道：“老头子有两刷子，赶明儿，我好好地看看‘什么是哲学？’我就不信问不倒你！”立即有人低声劝道：“省省吧！就凭你那水平，不把马克思弄成了‘马赛克’就算是不错了。”向南飞望了那人一眼，笑道：“那倒说的也是。”

林文在课本上极快地记着笔记，代晶艳羡道：“瞧不出！啧啧！你够专业的！”林文边记边低声道：“文科嘛，政治是高考科目，当然得用心了。”代晶轻轻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又一个范进！”

上午过去后，便该吃中餐了。代晶领着林文朝食堂走去，一边走一边告诉她：“在咱四班，男生都是吊儿郎当的，个个不务正业，只有少数几个循规蹈矩的。可那几个又都是些孔乙己，成天就知道读书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咱们班是

全校典型的‘阴盛阳衰’；在四班，有几个是地头蛇，学校出了名的，连老师都头疼。向南飞是一个，还有邱风、吴青云、王世杰、熊奔雷、熊天颜这几个活宝。邱风会写古诗词，吴青云、王世杰两人小说写得极棒、熊奔雷与熊天颜二人会写散文，只有那向南飞，名字取得挺文学的，可却是个草包。他们各个恃才自负，没把人放在眼里，可都服陈清扬，就因为清扬写诗、写小说、写散文都是一绝，所以这些‘才子’服他；向南飞之所以服他，是因为清扬胡闹起来比他还要无法无天……”林文心里暗地寻思，这陈清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选班长时他的票数最高，足以证明他是深得民心的，可代晶又说成绩很差，还喜欢胡闹？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啊？向南飞、邱风这些人又都是些什么人呢？林文心里暗自寻思，代晶已去买饭去了。

代晶捧着两个饭盒过来了，学校的伙食不错。二人忙活了一上午，津津有味地吃起来。代晶边吃边给林文介绍班里的情况：“班主任大象虽说只有三十多岁，可厉害得不得了，总爱和学生过不去。”林文嚼着饭菜，听代晶娓娓道来，“我们班的前十名，有八个是女生，够威风了吧！夏雨是我们的头，她说了算！”林文听到夏雨的名字，冲口道：“她长得好漂亮啊！”代晶道：“夏雨的成绩好、长相好，追她的男孩子太多了，光咱们班就有好几个给她写了那什么纸条、信之类的，俗死了。可她谁也瞧不上眼，她最恨的就是陈清扬，陈清扬有事儿没事总拿她开玩笑。那么多男生，都对雨儿千依百顺的，只有清扬处处和她作对……”说完，猛扒一阵饭菜，含糊不清道：“待会儿，我帮你把衣物放到寝室去，咱们寝室原来只有7人，加你就8人了。”

代晶抱着一些衣物走在前，林文拎着两水瓶跟在后面，

两人一起朝女生宿舍走去。一路上，代晶哼着歌儿，快活得像只小鸟。宿舍在三楼，推门而入，宿舍里没人。代晶把那一带衣物放在一张空床上。一下坐在床沿上，从第一床依次指着道：“这是程丹的、这是陈云的、这是欧阳雪的、这是我的、这是范青的、这是夏雨的、这是刘芳的。”然后一拍坐着的床位，道：“这是你的。”

林文环视整个宿舍，四周的墙壁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明星照，床头堆满了大大小小的洋娃娃。两个女孩子把床铺好，一切整理好之后，又快步下楼走向教室。

教室正中的课桌上有一男生盘腿坐在上面，正在口若悬河，代晶笑着对林文道：“他就是邱风！”邱风一头长发，一脸的英气，正双手挥动道：“你非得给我争柳永的《蝶恋花》最后一句，我说了是‘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’，你非说是‘为伊使得人憔悴’，现下清扬都说我对了，你还争什么？”一个女子的声音道：“他说是就是么？”林文顺着声音瞧去，却是那叫刘芳的女生。林文暗笑：柳永的词我熟得不得了，确定是个“消”字，想不到这邱风对柳永的词倒有些兴趣。不由得多出几分好感来。刘芳身旁站着一个女生，是夏雨。夏雨白了邱风一眼道：“陈清扬不过是蒙的，有本事你要他把这首词背下来。”邱风正欲说话，后面一个男生浑厚的嗓音响起：“你当我不会背么？”林文一望之下，只见那个男生两道冷电似的目光射来，剑眉入鬓。说他长得帅吧，谈不上。不知怎的，林文一见他，便想起了两个词：“成熟”与“沧桑”。代晶在旁道：“他就是陈清扬，哎，两人又干上了。”

只听夏雨道：“你背来听听。”陈清扬微微一笑，朗声诵道：“伫倚危楼风细细。望极春愁，黯黯生天际。草色烟光

残照里，无言谁会凭阑意？

拟把疏狂图一醉，对酒当歌，强乐还无味。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”清扬一扬剑眉，笑道：“夏大小姐，可曾背错？”林文在旁听得一清二楚，陈清扬背得自是丝毫没错，而那深沉、抑扬的语调更是将柳永这首名词之中的真情挚语抒发得淋漓尽致。林文心道：“代晶说这个陈清扬极是有才，果非虚语。”

夏雨脸上仍是那不屑一顾的神色，道：“背是背对了，哎，别说我没事先告诉你，语文于老太太，下午习作课要把你的文章作为反而教材在班上点评！”清扬不以为然道：“语文科代表，到底是哪一篇啊？”原来夏雨是语文科代表。夏雨幸灾乐祸道：“不就是那篇《我为自己学习》吗？”清扬奇道：“那篇写得挺好啊？”夏雨道：“你的文章是写得好，可于老太太说你是现行的反革命。”清扬收起那副吊儿郎当的模样，悠悠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嘿嘿，老封建，食古不化。”向南飞立即附和道：“老太太又要玩文化大革命，上纲上线，嘿，还现行反革命，一老太太，她革她什么命？”邱风道：“真是‘人生在世不称意’，不如‘明朝散发弄扁舟’。吴青云，你说是不是？”一个身材较矮但一脸剽悍的男生应声道：“金庸先生的《鹿鼎记》开篇时所写的江南名士因文字而入狱那可是含冤莫白，清扬此番，与此事有些雷同了。王世杰，老太太没收你的《悲惨世界》还你了吗？”一男生应道：“那是肉包子打狗。说起《鹿鼎记》中的文字狱，那鳌拜整大爷倒跟咱于老太太是天生一对儿。”众人哄然大笑。夏雨笑道：“熊天颜、熊奔雷，他们几位都是各抒己见，你二位素称‘散文双绝’，怎么着，有什么让我跟老太太反映的？熊天颜，你说吧！”说着，笑嘻嘻地看着站在邱风身旁的两

个男生。那叫熊天颜的小个子男生说道：“于老太太是我心中的太阳、夏天的太阳，想着、想着就让人心里躁动不安、烦恼莫名。”剩下那熊奔雷道：“我在于老太太的身上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影子。”

夏雨笑道：“你们这几人自来都是一唱一和的，陈清扬呀，那是你恃才自负，活该！”陈清扬微微一笑，并不答言。

上课了，那被称为于老太太的语文老师踱进了教室。额角上的皱纹很深，代晶告诉林文，这子老太太今年五十六岁了。可林文左看右看都觉得她像六十五岁。老师是辛勤的园丁了，所以比之同龄的人总要显得苍老。言念及此，林文忽又替这子老太太叫起冤来。如此的辛勤，却得到陈清扬那伙人的批判，实是不公。

老师开口了：“上午看了同学们假期里的习作，可以看出同学们是花了一番功夫的，态度很端正。但我还是那句老话‘再肥的草地也有瘦马’，也有的同学借习作大发所积怨气，写出些消极的言辞来敷衍老师。这是对自己极不负负责的表现。”说到这里，扬起手中的几张稿纸道，“这是陈清扬同学的习作《我为自己学习》，我念一段给大家听听。

“说实在的，我对读书向来兴趣不大，我甚至以为读书会把脑子读坏，古语有云：‘人生识字糊涂始’。你看！古人就是古人，永远比我们先行一步，永远让我惭愧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于老太太顿了顿，便开始数落起来，“有的学生确实文学功底不错，便以此为骄傲的资本，这像什么话，这是一个学生该说该写的吗？好出风头、哗众取宠，这也能算本事……”林文也是奇怪：“陈清扬怎么写出这样一段离经叛道的话来。可也没错啊。唉，现在的老师一方面又要学生写作时要写自己的真情实感；一方面又强调我们注意不要离经叛

道，真够为难的。”只听于老太太在上面喋喋不休地继续数落，到底是语文老师，说了这么久，竟然没有一个是重复使用，种种言辞，可谓是妙语连珠，多采多姿。

再回头看陈清扬，他正趴在桌上。居然如沐春风，脸上始终带着平和的微笑，就像老师在台上说的讲的并不是他陈清扬似的。

又过了五六分钟，于老太太也说不出什么花样了，便说了一句在文章中起承上启下作用的话：“好了，我们不再为这样的学生浪费大家的宝贵时间，现在把课本打开，我们开始学习新课文。”

不多时下课了，于老太太走到林文面前，极为和蔼地说道：“你是新同学吧，我听说你的写作不错，多多努力啊，这是非常时期，不要辜负了家长和老师的期望啊。”然后拍了拍林文的肩，便走出了教室。后面突然有个女生道：“刚来这儿就这样受欢迎，谁知道给老师塞了多少好处？”声音不大，可林文还是听到了，她回头一看，说这话的女生坐在一组后排，长得颇为秀气，两只眼睛水汪汪的，似乎会说话一样，与夏雨倒是一时瑜亮，各尽其妙。林文冲她笑了笑，并没多说什么。

第二节课是班会课，向老师几乎与铃声同时来到教室。同学们管这叫“超音速”。他走到讲台上，没有任何多余的话便切入正题：“今天上午选举的结果我已与各位任课老师商量过。陈清扬同学组织能力强、责任心强、能团结同学，本来完全能够胜任班长这个职务，可是陈清扬同学学习成绩不是很理想，学习态度也不是很端正。我们认为一班之长最大的工作便是要把全班同学组织起来认真学习，因此，经任课老师一致推荐，田野同学出任本班本学期班长。”三组三